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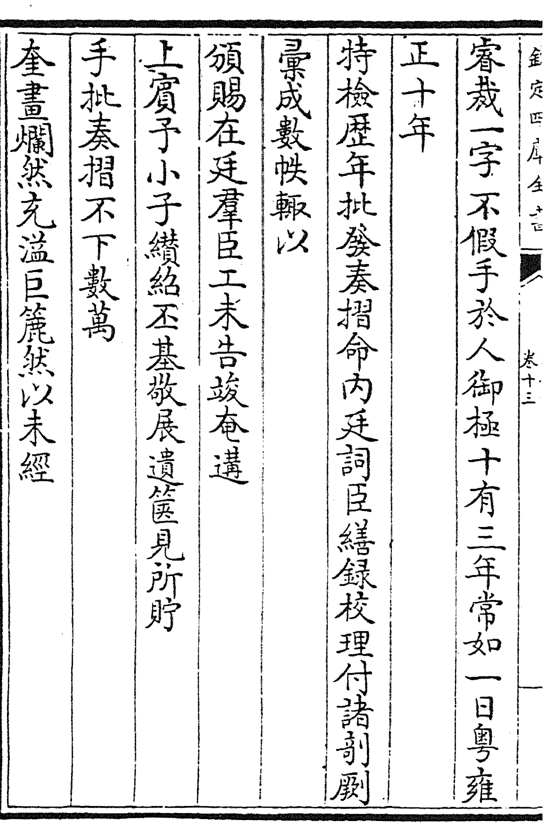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三

後序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後序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聖神精勤庶政四方文武臣僚具摺言事者日或數人人或數事緘封直達御前手自批發或立見施行或咨詢廷議善者温綸褎予過者訓戒諄諄隨宜指示悉出



睿裁一字不假手於人御極十有三年常如一日粤雍
正十年
特檢歷年批發奏摺命内廷詞臣繕録校理付諸剞劂
彙成數帙輙以
頒賜在廷羣臣工未告竣奄遘
上賓予小子纘紹丕基敬展遺篋見所貯
手批奏摺不下數萬
奎畫爛然充溢巨簏然以未經

皇考檢定不敢意為增益謹就檢錄已定者彙著為目
前後凡二百二十三人分一百一十二帙統為十八函
當時隨檢隨發無先後倫次茲亦不復排類盖摺奏浩
繁不勝編錄所刻僅十百中之一二略見大凡本非全
覽故也既告蕆事謹綴序言於後洪惟我
皇考至仁如天至明如日至誠如神簡拔賢才任之以
心膂股肱之寄開誠布公藹然家人父子無不可盡之
言諸臣之才具大小短長與性質之剛柔彊弱克知灼

見如權衡繩尺之不爽片長足録亟登而進之有不及則激厲而開導之稍肆焉則裁抑之其陷於過始則訓飭之能改則已不悛則戒儆之使知悔艾終於怙惡則亦未嘗姑容然哀矜惻怛之意尚流溢於毫楮間也同一事而此或俞之彼或咈之非有所好惡於其間也盖俞之者必有可俞之道而咈之者亦必有可咈之端同一人而始或予之終或斥之非有所喜怒於其間也盖始有可予則予之終有可斥則斥之明燭幾先坐悉情

偽遠隔萬里遲閲數年
睿鑒所周範圍莫越正人心厚風俗兢兢業業儆戒無
虞雖屢豐見告瑞應頻仍而惟是憂勤惕厲之心久而
益篤記有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春秋冬夏風雨霜
露無非教也我
皇考之為治一天道之運行教澤所被百志惟熙即萬
世而下尚如日月之照臨光景常新春風之煦然被物
不自知其感動奮發而興起也予小子寅承鴻業自惟

寡昧無能企逮萬一仰法
皇考明目達聰孜孜圖治之心祗紹
徽猷夙夜黽勉其服教畏神警省弗怠之志詎敢以歲
月易耶謹序

跋

恭跋
世宗憲皇帝御書法帖
敬惟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聰明文思光被
奎章寶翰精詣入神夙承
皇祖聖祖仁皇帝指授神運天隨涉筆惟肖居
潛邸時常以圖史翰墨自娱雅好臨池陶鎔晉唐宋元
以來名家墨妙歷年所積充牣琅函迨繼登
宸極日理萬幾手自裁荅章奏訓廸臣民多至數千
言少或一二字研硃灑翰運腕若神累牘連章未嘗
有一懈筆至於名山祠宇巨牓豐碑耆舊臣僚柱聯

堂額
寵頒殊錫照耀寰區而屏素箋頭長牋橫卷題新篇摹
古蹟者復數十百種蓋惟我
皇祖集書聖之大成超神入化莫可名言而我
皇考以聖繼聖事事善繼善述作則垂憲貽萬世規
盛德之至形於心畫是以變化隨宜不名一體雖一波
一磔莫不矩矱天成神妙至於如此即以書法而言亦
猶啓承夏后武紹周文羲獻專門固不足道也予小子

日侍
庭闈仰瞻
天藻恭蒙
慈誨未涉津涘
手澤留貽悲深弓劒爰出内府所藏僣
皇祖淵鑑齋法帖排類編次曰朗吟閣法帖者
潛邸所書凡十有六卷曰四宜堂法帖者
御極以後所書凡八卷通二十四卷礱石選工命莊親

王和親王董其事雙鈎入石豪髮逼真摹勒既成恭識
卷末以昭
聖神立極垂範墨池琬琰圖球永珎世寶云

為君難跋

予昔為創業守成難易說亦既反覆辨論難與不易之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以為岑文本之言非是而定之曰開創不易守成難矣此非在守成言守成蓋實有見其難也茲特引伸觸類敬述勤政殿後楣

皇考御書為君難之義而為之跋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歟夫為君難之言孔子道人之言耳而吾直
以為
皇考之言者何蓋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不以習焉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之謂乎且孔子非為君者也其云難
亦不過思其理而度其勢究未身歷其境而心親其勞
也

皇考稟內聖之姿行外王之道質諸心得驗以躬行故取孔子之言而銘之楣端所以自警也所以訓予小子也所以詒世世孫曾常凛此志以迓天庥而基命宥密永永無極也是故言政莫備於尚書而言難亦權輿於尚書放勲重華一再曰欽引而未發至於大禹祗承于帝首曰后克艱厥后艱者難也承於帝舜者舜實承於帝堯也惟帝其難之則益深切著明

言之矣無輕民事惟難伊尹之申誥也先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之作訓也五十八篇之中其於

天命民碞之可畏暑雨祁寒之宜思誨之諄諄三致意焉甄古今之得失綜政典之治亂無知難而不興之世亦無不知難而不亡之朝然而知難非空言知其難而已其必勅命謹幾明德修身以立其本懲忿窒欲親賢遠佞以正其施凜凜焉惴惴焉以謹對越而培永圖予故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也或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孔子之言也今獨舉其一豈股肱交儆之義哉予曰向不云乎難與不易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則為臣之不易吾將俟為臣者自言其不易可耳未若為君之難也且也當其不易者恒多語有之衆擎易舉則不易者亦將成易而當其難者一人而已嗚呼豈不甚難

書後

毛詩圖題後

宋馬和之善畫人物山水供奉高孝兩朝嘗取毛詩三百篇篇為一圖以進至今膾炙藝林特流傳零落未睹完璧為憾向在書舍稍解六法輙欲追擬全圖有志未逮御極後偶值幾餘檢内府書畫舊蹟得所圖毛詩若干篇筆法飄逸務去華藻洵如畫史所稱爰勅畫院諸臣規橅筆意舊有者臨之已缺者補之各圖梗槩清燕情閒閒亦隨筆點染人物及山林水石致趣又仿東廣

徵作笙詩補亡六章並寫大意盖始事於己未春積以歲月迄今秋七月之望獲竟斯業雖畫法未克與和之先後而翰墨風流繼踪曩軌亦足標文苑雅事且不啻此詩之教以垂懲勸一披覽閭里巷貞淫之故朝廷郊廟之遺犁然在目因是有以考其得失朱子云本之二南以求其端条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不待他求而得之然則是圖成而可興可觀其裨益不更深

切著明耶乾隆十年歲在乙丑處暑日御識

書唐太宗懷鷂事後

予讀綱目至唐太宗懷鷂事未嘗不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歎司馬温公之未致思也此事也唐史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温公輯通鑑蒐羅博採盖取李延壽劉餗張文業諸家之説然正史不載删之可也筆而書之啓後世之疑其誰之咎耶夫温公之書此事盖亦表太宗之重賢與魏徵之敢諫而吾乃以為啓後

世之疑者何盖太宗與魏徵君臣相得虛受弼亮實為三代以下所僅見固不在此小節也且小節而信亦足為大者之證而夷考其事有不盡信者豈不反累其大者耶綱目云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来匿懐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懐中鷂幸而死設不死則此事傳乎否乎且徵以此事為宜乎不宜乎以為不宜何不犯顔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以徵平日敢言律之其亦必不出此也夫徵奏事故久之心誰則見之詎諫於君前後言

於退食徵尚成其為徵耶唐有隋之宮室太宗縱喜延接羣臣其亦有堂廉之分矣徵之来也豈其実然即太宗之果自臂隹鷂以為非見大臣之禮預付侍臣夫豈不可而必倉卒納之懐中耶三家村塾中其師素嚴弟子畏而憚之一日者師出他往羣弟子伺其間無所不為倚梯於楹捎雀於巢師之返也怵慄無所避則納雀於懐而因以死焉觀太宗懐鷂之事豈不有類於此耶而豈太宗之所為耶夫小節之不辨將謂大者亦如此

也則書此事者非太宗魏徵之功臣乃太宗魏徵之罪人矣李劉輩之記載雖未傳而其人亦不足責也余故益服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而歎司馬溫公之未致思也

題趙孟頫十札後

書格至孟頫一變說者謂其有意取妍徵傷婉弱然右軍禊帖正以姿致勝固未可皮毛論也內府貯趙蹟甚夥觀蘭亭十三跋益知其師承所自原民部尚書王鴻

緒舊名賞鑒家其子圖炯以所藏唐時僧義道小楷法華經及孟頫十札進經尾餘幅古香可愛為書心經全卷因留為珠林法寶朕惟取貴知足此卷展閱既竟為拈趙法源流題數語而還之俾王氏子孫傳為世守更增藝苑一段佳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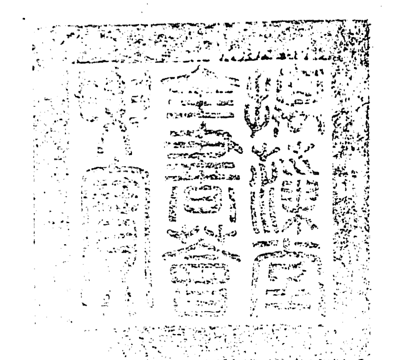
書漢文帝除肉刑詔後

史稱文帝除肉刑以感女子緹縈上書救父其事不經余故叙而論之

夫文帝除肉刑甚盛德也高帝約法三章已去秦肉刑復肉刑其在呂后誖暴之時乎帝既去誹謗妖言之令因思及斷體刻膚之痛而有是詔稱虞氏之治欲以德化民固不因緹縈之言也必因緹縈之言是轉非帝之本意且其事亦有不可為訓者盖淳于公罪屈耶不藉其女之言應出之淳于公罪當耶雖有其女之言應入之其出其入亦惟視其自取是所為與天下共之何容心焉而又何有於感一言而及天下乎且是詔之首即

述有虞氏則舜之殛鯀禹固未聞有代父之請也史遷將以為緹縈之孝為過禹乎天下之被刑者多矣孰無子女使皆效緹縈所為從之則殺人者可以不死不從之則傷孝子之意如是則聖人明刑之教廢矣夫逮繫謾罵固常人之情激切救父亦女子所有余獨怪史遷牽及肉刑之詔使有識者必致疑無知者謂可法亂聖人之大經害賢帝之盛德是固不可不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翟槐

謄録監生　臣温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御製文初集卷十四

問

經解問

儒者之學莫尚於窮經經籍浩繁毋煩臚舉今試撮其大綱凡通儒所宜共曉者為多士詢焉經之名昉於何時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之名分於何代秦燄雖烈而不能掩其光者藏於何人所藏何書其後

出於何地獻於何朝頒於何世各經授受源流何所依據章句注疏傳解箋詁之屬有何異同其施諸學官用以取士者何所因革又如古有三易夏何以稱連山殷何以稱歸藏周何以稱周易且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始於殷周易不始於周其說可得聞歟傳周易者有四家其興廢可得考歟書何以有古文今文之別詩何以有齊魯韓毛之殊春秋左氏公穀而外又何以有鄒氏夾氏鐸氏虞氏之類諸家分門別派其說可悉數歟禮

始於高堂生顯於后倉其轉相傳述者誰歟二戴何刪馬氏何補冬官何闕儀禮何逸羣儒議論紛紜其說可詳陳歟論語何以有魯論齊論大學孝經何以有古本今本爾雅或曰周公作或曰子夏作其說何居孟子何以或刪或疑或翼或尊何其識之相遠歟惟中庸無異說而學庸二篇原皆載於戴記其别為詮說而列於四書者自何而始歟凡此經傳源委其能條分縷晰闡其微言決其奥義而銖黍之不爽歟漢唐以經學取士或

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多士果能博學該通條對精詳斷制明决者固膺上第即或就所已知各抒所見而言有條理詞歸雅馴亦足以備採擇其悉言毋隱朕將親覽焉

史論問

儒者學術之要先經次史凡具淵通之學必擅著作之才然非熟於掌故周知上下數千載之事理而剖决其是非者不足以語此則史學尚矣今之稱正史者皆曰

廿一史豈廿一史之外別無正史歟抑廿一史之名遂定而不可移易歟又豈正史之外別無他史歟考之漢唐宋藝文志及隋經籍志所載諸史其名類甚多而稱史學者惟以馬班諸人為宗何歟史記漢書成於遷固不自遷固始也開之者誰補之者誰註解之者又誰也范史一書與馬班並稱三史而袁宏荀悅之作獨不可媲美歟陳壽之志帝魏退蜀正統已紊孰稱其是孰正其非可與三史並傳歟即三史之書又果無遺憾歟晉

書創於何人共有幾家唐太宗命房喬等再加撰次所
稱房喬者何人也其稱房喬等者又共幾人也觀其文
多駢儷史體固應然歟南北史皆成於李延壽而考之
南朝北朝各有專史乃延壽復為合之合者可取則專
者宜刪專者既行則合者可廢而八書二史皆得並行
辭多重複後之作者獨不可彙而修之歟六朝之後隋
書頗善其所撰諸志綜覈尤工近世儒者專稱五代史
而不及隋書又何說也唐書新舊二編各有短長自新

書出而舊書流布無多不得並載十七史中其故何歟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嘗修之歐陽氏之本誠善矣而薛氏之本猶可得見歟宋遼金三史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於倉猝舛謬尤多乃後儒罕能刪定以成佳史豈古今人果不相及歟且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紀傳之善自司馬遷史記始而編年之善則自司馬光通鑑始通鑑本春秋之法至朱子則綱仿春秋目仿左氏而前編續編之作亦皆得其遺意此外體例甚繁

沿革互異作史者奚啻數百家多士有能悉數其姓氏詳其名目以證其是非者歟將備舉作者之優劣以考正諸史之得失則一代著作之任殊有厚望焉毋勦說毋雷同毋茍且以干名毋狥人以自誤有志進取者尚慎旃哉其各矢乃心獨抒所見以毋負朕延訪之至意

乾隆四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朕惟帝王統御寰區代天子民勅明旦凛對越廣諮詢切飢溺朝夕乾惕不遑寧處者亦惟思措天下於治安

登斯民於袵席緬想唐虞之世吁咈一堂時幾互儆其時黎民於變府事修和猗歟盛矣朕以凉德纂承丕基孜孜圖治四年於兹勤恤民隱痌瘝在抱蠲復遍於各省而閭閻尚覺艱難賞賚時及八旗而京師未見富庶論者謂泉布之貴病在禁銅今銅禁開矣而錢價轉昂又謂物料之貴病在税重今關税薄矣而物價未減用是日夜思維不能稍釋惟恐言路或有壅塞而利獘不知乃諮詢倍切而假公借私者多實心忠愛者少茍且

塞責者多直陳時務者少豈折檻牽衣之流不可見於今日耶元為善長宅心豈可不寛而尚寛大則諸弊叢生民生轉受其累恐其流也稍事整飭而觀望者又以為上心在嚴遂莫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而民受其困矣夫以今日之風行今日之政不過補偏救弊權宜設施思欲家給人足講讓興廉成比戶可封之俗將何術之從歟又如河工一事動如聚訟新開運口論者紛紛彼身當其事者稍自擔承衆即以為固執而措置失宜

若一無釐正又以為因循而不足與為是責人則易而自處之則又難也生民休戚視庶司賢否而承宣表率則大吏之責也乃今之課吏者不過稽其案牘察其考成其有愛民若子如名父杜母者果得與旌揚之典耶凡此數事皆朕時廑於懷而未得其要領者爾多士起自草茅入對明廷既無顧忌之嫌宜盡敷陳之義若能仿治安六策賢良三策深達天人之理性命之原治亂安危之機者亦不拘體制詳切陳之朕將進而親詢焉

乾隆七年三月廷試貢士策問

朕德弗類託於士民君公之上凛對越之小心思安危之至計兹爾多士釋褐觀光宜有以陳古今之通變直指當世之切務是以詳延於廷諏以政要旬以啓告朕匪惟覘多士之所學亦以匡朕不逮思益下民耳葢君之於民其猶舟之於水耶舟不能離水而成其功人主亦不能離民而成其治是以古先聖王恫瘝懷保惕然惟日不足者非靳民之懷惠而已也實有見於君民一

體之故令君與民誠一體歟德之不修政之不宣賢才之不進民隱之不聞有一於此其能成治道者未之或聞也將欲補四者之闕又何術之從歟夫天下不必治也君明而臣良上令而下從天下雖亂識者知其有治之幾焉天下不必亂也君庸而臣諂上令而下違天下雖治識者知其有亂之幾焉其盈虛消息之機多士亦甞籌之素而欲有辰告乎務民之本莫要於輕徭薄賦重農積穀我國家從無力役之征斯固無徭之可輕矣

而賦猶有未盡合古者乎賦之外曰耗羨此固古之所無也抑亦古嘗有之不董之於官則雖有若無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間無耗羨雍正年間有耗羨無耗羨之時凡州縣蒞任其親戚僕從仰給於一官者不下數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强民以樂輸或按畝而派捐業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所為諸弊一切掃除而游民之借官吏以謀生者反無以餬其口農民散處田間其當

厚尚難於驟見而游民喧闐城市貧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亦猶燕趙無鏄非無鏄也夫人而能為鏄也而議者猶詆征耗羨為加賦而不知昔之公項皆出於此而有餘今則日見其不足且動正帑矣是亦徒被加賦之名而公與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將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為是言者率出於官吏欲復耗羨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間其必不出此而於農民之果有無利弊必知之詳矣又如

常平之設遍天下而卒不聞百姓無鮮飽之嗟或者禾栖畝而給銀稼登場而責穀是民未受其益先受其害矣將欲改絃易轍而天時不可必其何恃以無恐耶凡此數者皆朕日夜躊躇而未得其領要者多士其無以朕為不足告而閟之隱之其尚以朕為足告而敷之陳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諱

乾隆十年四月廷試貢士策問

國家設科取士每三年而賔興之復明試於廷以覘所

志朕既不逮立政無方常思進彼嘉言佐予休治比策試貢士亦既不愧不文爰咨爰度矣乃多士之對揚者華藻是飾骨鯁無聞豈朕求之不誠歟抑司其事者抑不以進歟不然豈時無闕政民無隱情耶則多士以起自田間未諳政務為辭耳夫政事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乃一致爰以多士所素服習敬業者詢之必有以導朕焉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經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獻何時傳之者有幾家用以

取士者有幾代得縷晰而歷數歟三選四科五問十條乃周漢以下取士之別為取為棄為同為異為得為失可得而詳言歟其銓除也代復不同魏晉而下率循資格有四科九班之別五保七流之異其體例亦能條對論列否耶將欲得賢材舍學校無別途將欲為良臣舍窮經無他術多士宜有以奮發敷陳啓廸朕蔽其有深悉時政得失直言極諫者聽

考辨

黃子久富春山居圖真偽辨

乙丑夏沈德潛進其所為詩古文稿幾暇披閱則跋黃子久富春山居圖在焉所記題跋收藏始末甚詳是年冬偶得黃子久山居圖筆墨蒼古的係真蹟而德潛文中所載沈文王董鄒氏五跋有董鄒而缺其三且多孔諤一跋以為山居與富春自兩圖也然愛其溪壑天成動我吟興乃有長言亦命德潛和之且詢其較富春為何如德潛之跋以富春山居歸安氏為未得所安氏不

知也越明年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將出所蔵古人舊蹟求售於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義之袁生帖蘇軾二賦韓幹畫馬米元暉瀟湘等圖共若干種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安用之居少間恒舉以告朕朕謂或者汝弗識耳試將以來翦燭粗觀則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圖也五跋與德潛文胎合偶憶董跋與予舊題所謂山居圖者同則命内侍出舊圖視之果同次日命梁詩正等辨其真偽乃咸以舊為真而新為偽反

覆詳覽始知燈下駭以為更得富春者乃誤也匪惟予誤沈德潛之嗟洛歎賞勒文以記者亦誤也奚啻德潛高士奇王鴻緒輩之侈賞鑒之精賈直之重以為豪舉者均誤也富春山居本屬一圖向之題山居者遺富春二字故雖真而人疑其非是耳雖然摹董而即董肖黃而即黃蓋非近日俗工所能為且其别種亦有實出舊人手筆而古香清韻堪以繼武石渠寶笈者槩以二千金留之予因之有深鑒焉歎盛衰而歸夢幻德潛蓋詳

言之玩物喪志又不若不識者之為得矣而況目迷五色易眩鮮明於流覽其尚可也於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獲三益是不可以無記爰書之於舊圖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

西域地名考證叙概

禹貢稱析支之叙周書紀西旅之貢自是而外西域之誌經書莫詳詳西域實權輿司馬氏然司馬氏實未身涉其地而詢諸其人也徒以漢武勤遠使張騫輩持賂

鑿空繼以貳師興師一狼千羊所得不償所失遷之所記出於傳聞夫魯魚豕亥以華言傳華言尚不能無訛而況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絶域哉其不能無訛不待燭照而龜卜矣今我師平西域伊犁之地屯牧者我人回部之城蕃宣者我臣且國語切音實能盡各部轉韻曲折之妙是則傳萬里幅員之悉正千古紀載之舛實惟此時漢唐往事無論即如朔漠方畧所載初征噶爾丹時有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者來降稱其地

為葉爾欽哈思噶爾後盡歸準噶爾我之使臣不過至伊犁而止不能至回部諸城也乙亥興師以来執訊獲醜屢詢其人稱為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今則二城之人任京師者有之細詢其音乃定為葉爾羌喀什噶爾盖回語謂地為葉爾寬為羌謂各色為喀什謂甎房為噶爾合而言之則葉爾羌者地寬也喀什噶爾者各色甎房也其他類此皆有名義然彼地自隆古以来其名其義未之或易徒以阻隔幅員不通音問遂致屢易文而

始得其正夫以國語近各部之轉韻而一譯漢音必待再三詳考始能無訛則史遷之不免闕漏益不待燭照而龜卜矣茲為方畧之書恐分纂之人無所取裁濫觴者毫釐之差承流者且致千里之謬因取各部山川疆域部落姓氏命軍機諸臣詳考確證歸於一是如提要凡例之作而叙其概如右自是之後統以新正之名為指南云爾

茅山正譌

壬午春廵將發金陵道句容徼三茅之勝而邑誌率撫吳越春秋禹改茅山曰會稽為茲山數典所自是援越入吳疆域紊而世代淆予不可以不辨按史記注引越傳禹到大越上苗山苗與茅古字通而小異其為屬越則均水經注漸江條云會稽古防山亦謂之茅山别稱防者葢以防風後至故而漸江即浙江其山隷今紹興境明甚若句容之茅山本名句曲亦名已山自後漢茅盈兄弟學仙於此三茅之名始著距吳越時既遠地與

紹興又絶不相蒙輯誌無識者沿名竄附牽連為一謂會稽同出異名若良常秦望海江仙韭之屬二十有六實為一山且注出吳越春秋令襃全書初無是語況自紹興至句容道踰千里中隔一江三茅即號地肺安能呼吸一氣若此使其言然則方内𡎺𡎺宫霍蜀繹者疇不當名之曰崑崙岱宗乎再考江寧郡志良常秦望仙韭諸山並與句曲壤接道里可數更於紹興無涉即以所引秦望言紹興句容皆有要各自為一山未可强而

合之獨於茅山乎何疑或曰會稽為古揚州鎮山後漢移會稽郡治越秦初置時本治吴焉知會稽始名之茅山不可通於句曲後著之茅山也予得仍以吴越春秋正之其書凡六卷前吴傳三後越傳三茅山之改名會稽入越外傳不入吴内傳當時方隅所限詎不較然風馬牛哉用覼縷析之以俟後之訂山經者

古泮池證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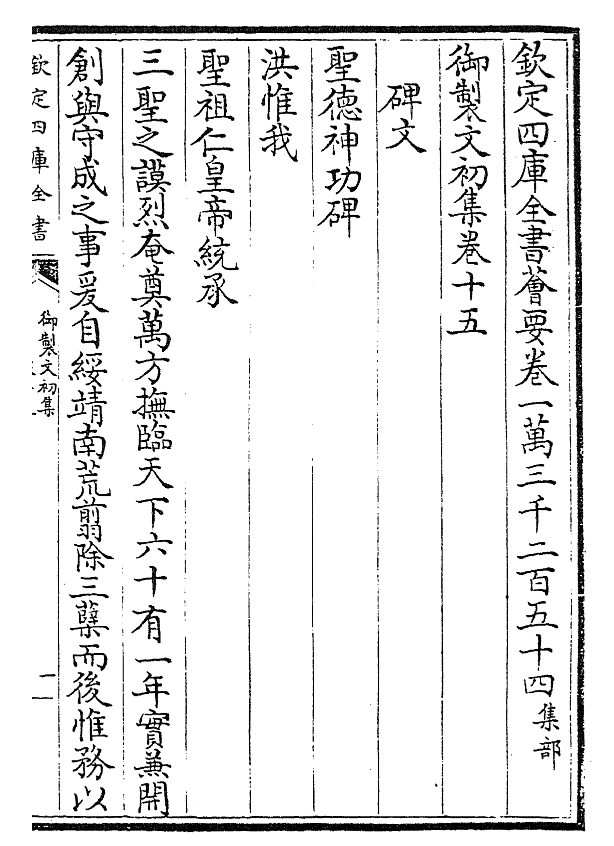
甚矣讀書之忌麤踈浮過不沉潛深造博綜詳考執一

為是譬為禾者鹵莽耕而鹵莽穫確乎其弗可也今之泮池非古之泮池歟而予丙子過此曾有詩闢之舊詩云十里東郊舊魯城新城安得泮池名徙以新城舊城之説横於中遂以為新城不應有古池耳丁丑再過闕焉未證其疑茲南巡迴蹕復駐曲阜廣核諸書及詢之孔氏家乘乃知古魯城即今曲阜其可證者以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也水經注所引亦與脗合輿志稱今之曲阜為新城者盖因宋大中祥符間移築城於東十里許明正德間因流

冦兵發仍徙還魯古址而築新城焉夫以明視宋固為新而不知以宋視古為尤新也是則統志諸書錯出者恙可按訂乃知今之曲阜縣治實即古之魯城也古魯城既不幷則古泮池之與靈光舊址其不出此城章章明矣至若南北步武之數偶爾差乖大者同而小者異稽古者可以折中而弗羅縷究也予實悔夫前詩之率爾置論不足為據也甚矣讀書之忌麤疎浮過不沉潛深造博綜詳考執一為是譬為禾者鹵莽耕而鹵莽獲

確乎其弗可也

御製文初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五

碑文

聖德神功碑

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統承

三聖之謨烈奄奠萬方撫臨天下六十有一年實兼開

創與守成之事爰自綏靖南荒翦除三蘖而後惟務以

深仁厚澤淪浹中外俾涵泳優游四方從欲而勵精圖治悠久無疆晚歲之政尤欲申嚴庶務以正官方糾詰敝民以清禮俗以明作濟惇大以節制保豐亨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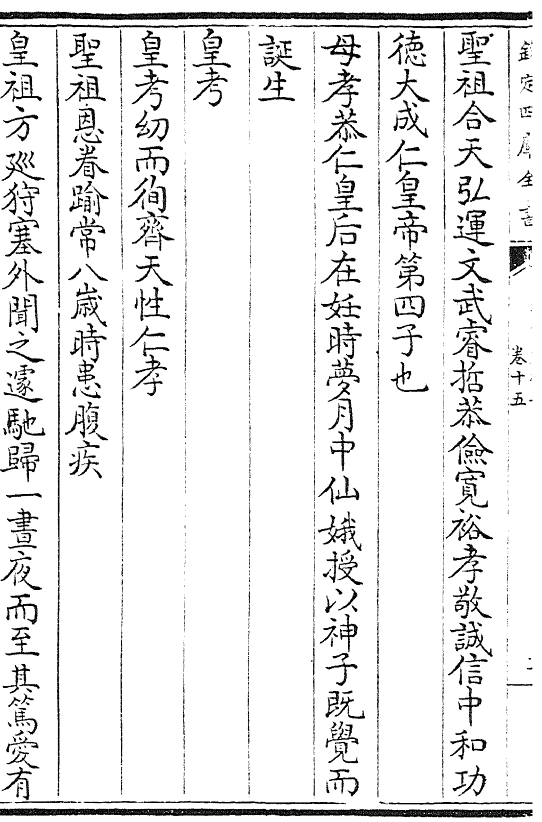
皇考嗣承丕基凡誠孝中正寬仁之大原無一不與

聖祖同揆至用人行政規模則稍有變通以求繼志述事之盡善惟

皇考神聖之姿默契

聖祖是以膺付託之重任而宏開夫萬年有道之長惟

皇考誠敬之德簡在
帝心是以致嘉祥之駢臻而即驗於四海於變之盛雖
十三年之憂勞無一日一時少釋於
宸衷而所以貽我子孫臣庶億萬禩之樂利無窮者誠
如
天地之無不幬載也
皇考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
孝至誠憲皇帝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
德大成仁皇帝第四子也
母孝恭仁皇后在妊時夢月中仙娥授以神子既覺而
誕生
皇考
皇考幼而徇齊天性仁孝
聖祖恩眷踰常八歲時患腹疾
皇祖方巡狩塞外聞之遽馳歸一晝夜而至其篤愛有

如此者奉事

庭幃數十年深愛懿敬無一言一動不允當

皇祖之心每語衆稱為至孝先是舊皇太子贈理親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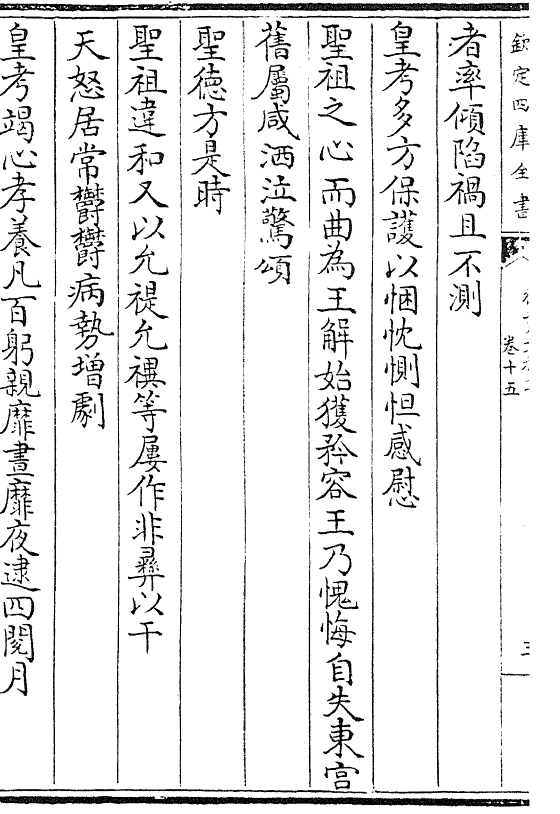
之未得罪也

皇考小心承順恪盡臣弟禮而王恐

聖祖眷愛日隆有妨於已遂至以非禮相加

皇考每順受之而剛正之氣亦不為少屈律已則篤謹

有加焉及歲戊子王以罪廢居常進諫者多背離相忌



者率傾陷禍且不測

皇考多方保護以悃忱惻怛感慰

聖祖之心而曲為王解始獲矜容王乃愧悔自失東宮

舊屬咸洒泣驚頌

聖德方是時

聖祖違和又以允禵允禩等屢作非彝以干

天怒居常鬱鬱病勢增劇

皇考竭心孝養凡百躬親靡晝靡夜逮四閱月

聖躬乃安及理親王再廢

聖祖春秋益高諸王中私懷覬覦者往往矯飾名譽私

樹黨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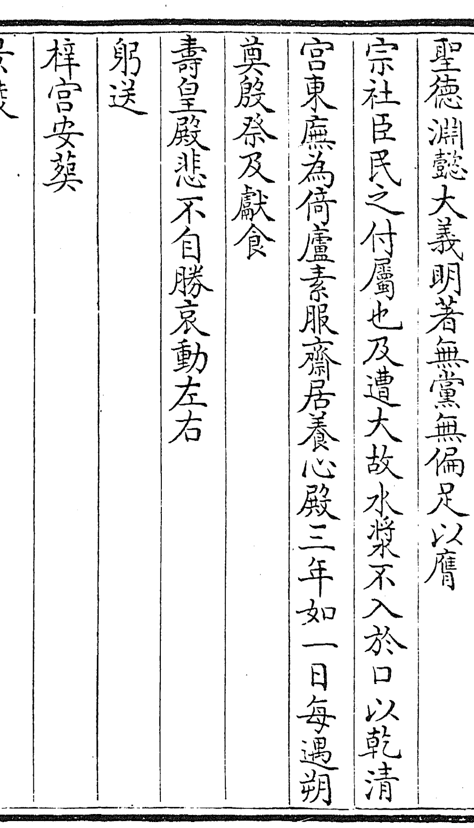
皇考絕不以一事自表異友于兄弟均平如一莫不同

其憂喜軫其疾痛其自取咎殃者亦不避嫌疑力為調

劑自内外族姻左右大臣以及近侍宿衛無一人往来

親密者

聖祖用是灼知



聖德淵懿大義明著無黨無偏足以膺
宗社臣民之付屬也及遭大故水漿不入於口以乾清
宮東廡為倚廬素服齋居養心殿三年如一日每遇朔
奠殷祭及獻食
壽皇殿悲不自勝哀動左右
躬送
梓宫安奠
景陵

仁壽皇太后升遐哀誠一如初禮凡
太廟
郊壇必躬必親致齋致慤觀者罔不肅然起敬每遇水
旱之祲輙愀然曰
上天譴責朕躬命直省旬月奏報雨雪苟應時則喜動
顔色或過期即減常膳元年五月京畿旱虔禱於宮中
自晨至夕不膳霖雨立沛葢
皇考深念所任受於

皇天暨

列祖者惟茲天下之烝黎故休戚相關如保赤子而民之所以安者存乎政政之所以舉者存乎人故宵衣旰食日有孜孜尤以是為先務焉念民所苦病者莫如賦重而刑濫有司遇災祲而不恤巧法侵漁或惰倨以自耗致民俗之日偷逐姦利縱淫樂聚徒鬬很若是者皆盜賊之源也

皇考即位之元年即大免直省逋賦陝西甘肅二省以

軍興運餉其所供賦稅無歲不蒙豁免七年至九年輪蠲各省賦稅有差自元季張士誠據蘓松嘉湖陳友諒據南昌袁瑞與明太祖苦戰於江東西橫斂以給軍終明之世故籍未改

特命永除數郡浮糧著為令典凡直省報灾朝聞發不待夕夕聞發不待朝每語近臣朕蠲租發賑如救焚拯溺猶恐灾黎之鮮有濟也彼視民之傷與己若無與者獨何心哉常念水土為農田之本而救荒之政莫要於

興工築以聚貧民遂博求海内水利修川防俾各省河渠湖澤歲久或淤塞為連州比郡農商害者咸開濬之
京畿則
命怡親王大學士朱軾經理水利營田官開水田數萬頃聽民自占者不與十餘年中費數百萬貧民皆取食焉洪澤湖都受淮流廣數百里恃高家堰為閼鍵以束淮而激黄下河七州縣民命繫焉
發帑銀百萬盡改石工浙江松江海塘經潮水屢漲修

築相繼費數百萬濱海之民始得安袵席無為魚之患往者封疆大吏好因事以自為功有司承迎以速進取之路凡有興作及賑灾動稱捐助或曰小民樂輸

皇考再三諭禁以蘇民困州縣巧取有禁門關苛索有禁而民隱之萬難上達者莫不在

皇考洞鑒之中每遇重囚即深厪

睿懷屢飭法司必三覆奏好生之德發於不能自已者如此念刑罰所以濟政教之窮必修禮正俗乃可清其

源詳註

聖祖仁皇帝諭旨十六條

親製勸農種樹之詔

御書刋示四方

命九卿詳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實舉孝義貞節

分遣御史廵行直省常恐所任非人則雖有良法美意

德難下究教不虛行故搜揚俊乂立賢無方自唐宋以

後秩禄不足以贍庶官不肖者各以他途取之用此営

苴盛行不可遏止
皇考於外省督撫以及州縣親民之官各賜養廉較正
祿數十百倍其在京師卿貳則賜雙俸司旅並給飯費
雖閒曹職官亦準俸銀之數賜之廩穀而寡廉鮮恥巧
取以殃民者法亦有所必行焉左右輔弼及封疆重臣
忠勤夙著猷績彰聞則推誠倚任坦然不疑俾得展盡
底蘊而常戒以面從責以啓沃優容寵賚十百於尋常
其有恃功驕蹇植黨營私者則法立誅必而忠直善良

即時有失誤屢被譴訶卒保全其終始建賢良祠崇祀
累朝碩輔其餘著勛伐效命疆場者皆録用其後人又
念士者民之表儀而庶官所由備也故廣其登進之途
而董之以教元年
命郡州縣學官必用正途二年
躬詣太學頒訓飭士子文四年
命直省督學舉英才八年舉通曉性理舉人八人並
賜進士各省會俱特建書院取之之廣恤之之周如此

兵者民之衛藩而司威之所蓄也故勤其蒐簡之政而曲體其情

命提鎮考核將校必察其訓練拊循之實毋得循私提鎮之優劣一以整飭將校訓練行伍和輯兵民定之士伍則正糧之外别發帑銀俾軍帥營運以恤其婚喪葢

皇考莅官馭將勤民養士整軍恤衆使文武並勵中外相維制防曲盡如此重念八旗乃國家根本内外大小臣工士民軍吏所觀式也故所以教之養之取之任之

察其情而優恤之者尤詳且備焉元年即

命舉人庠生之服公事者各還家專力於學誦設八旗

官學各就其方簡其士之秀異者而官教之

命諸王察舉孝弟守分力學者以承平日久生齒愈繁

取八旗餘丁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歲給十七萬有奇

自五旗諸王不得以旗分人員多供差役擅治其罪下

此正副都統及參領佐領不得苛索外吏財物竊嘗審

究

皇考治法之源流然後古聖王所為以天下為一家以
中國為一人者其規模氣象始可得而見焉
皇考自宗親戚畹勳舊以及八旗之士衆自京師畿輔
以及九州四海之軍民惟恐其疾苦之蔽壅禮俗之衰
惡一如一身之中毛髮有觸而必動雖外藩蒙古皆如
家人父子其職官並予俸祿兵衆咸給月糧土默特守
臺站人歲時有賞用此凡有征討外藩効命屢
諭蒙古王貝勒宜愛民惠下其子弟之俊秀者或在

內廷教養之

賜安南以隙地減朝鮮琉球貢物厚朝鮮俄羅斯國人之賞賚給琉球來學者歸國之道齎不獨澤流方外而

聲教亦漸被於遐荒十有三年之間宵衣旰食無晷刻之寧不謂天下已治萬民已安而少懈夫朝乾夕惕之

皇衷故以事

天之誠敬昭事百神而神無不格以法

祖之仁孝錫類萬物而物無不孚至於

孔子德配天地尤加崇禮王爵之封上及五世踪獻之
禮首著上丁詳定配享先賢增置五經博士皆前古所
未有也教養宗室而寛其拘禁者自登
宸極即封理親王子弘晳為郡王而於理親王未降一
旨未遣一使曰吾不欲受其拜並闓感恩之言也
錫賚頻仍惟
命内監傳送且教以詢所從来勿令告以上賜及王薨
躬臨哭奠追贈理親王命弘晳進襲親王爵分封供具

特厚怡賢親王之喪
躬臨哭奠哀慟久而不已自戊子年後允禩允禟輩莫
不妄冀非分結黨樹援嘗觸怒
聖祖
聖祖降硃批諭
皇考及諸王云朕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絶及
皇考嗣位重念兄弟情且知彼明敏能任事爰命輔政
加恩信用冀以感悟其心寵封

皇祖旨於內閣不以宣示外人乃允禩不但不改悔且心懷怨望怙惡不悛允禟在西寧多為不法顯悖臣禮皇考雖申告中外明正其罪絕其屬籍而兩人猶得以天年終罰弗及嗣自

御極以後瑞應駢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黃河之清自陝州至邳宿二旬有五日不變鳳集麟生慶雲甘露靈芝嘉穀之祥不可勝紀

皇考每見奏章必深自警惕咨戒臣工旹德政之不修

雖天瑞不足恃也彰明人紀更定刑章凡繼母虐殺前子以所生子抵法無故杖殺僕婢者分別重輕治罪訪明太祖本支裔孫襲封侯爵以承其宗祀自明初紹興有惰民靖難後諸臣抗命者子女多發山西為樂戸數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為良民

命下之日人皆流涕自準噶爾擾邊

聖祖仁皇帝宿兵西北陲以保舊屬諸蕃青海之平也彼又納我叛臣雖屢加訓告竊盜不休故定議濯征為

一勞永逸計及十年大破之於喀爾喀之地邊將爭言宜乘時進勦

皇考念彼遠處外夷武不可黷乃遣使諭告決意罷兵

西南洞苗自古為附近州縣之害自平定廣烏蒙古州歸義開地二千里而時戒邊疆大吏為善後之謀敬惟

皇考自始至終所以蒞官勤民教士恤軍安內馭外者無不體之以誠本之以孝用之以中持之以正育之以仁撫之以寬與

聖祖仁皇帝若合符節而更化砥俗使天下遵道遵路如優恤宗室而禮度必謹於防維愛禮大臣而法禁必行於貴近搜羅才俊而甄别不漏於昏庸教育士民而捕詰獨嚴於敗類蓋非此不足以移文恬武嬉陰私交結之風革吏蠹民偷險戾奸欺之習未嘗非

聖祖晚年整肅官方矯除薄俗之遺意也是以數年之後蒸然丕變外自郡州縣吏私餽不行於大府監司内而閣部院司臺垣不敢以已事干外吏倉庫侵蝕者所

在充盈庠序鮮囂陵之士門闕無苛索之兵蠹吏散朋
奸民徙業孔子所稱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我
皇考實克當之
皇考即位之元年八月即
手書建儲事密封宮廷布告羣臣八年六月
聖躬違和
特召臣及莊親王果親王和親王大學士內大臣數人入見
面諭遺詔大意謂朕夙夜憂勤惟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因見人情澆薄官吏徇私罔知改省不得不懲治以戒將來故有從前條例本嚴而改易從寛者乃原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酌定可垂永久有從前本寛而改易從嚴者本欲俟諸弊革除之後酌復舊章乃知

皇考聖智天縱灼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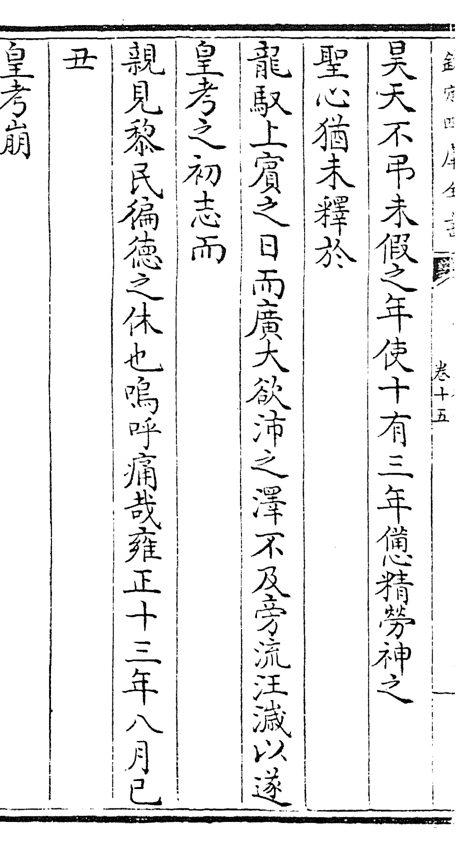
聖祖不言之意以就前功而隨時取中用建民極盖

聖祖時瘡痍初復非偏覆包涵不足以厚生養而定民志

皇考繼承之初則政寛而奸伏物盛而孽萌非廓清釐剔大為之防其流將溢漫而不可以長久兩朝

聖治正如天地四時之運相推相代以成歲功先儒所謂雖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此也

皇考聖意原欲大加整剔使弊絶風清人人皆知理法而後布恩施德以培國家萬年元氣



昊天不弔未假之年使十有三年僾恖精勞神之
聖心猶未釋於
龍馭上賓之日而廣大欲沛之澤不及旁流汪濊以遂
皇考之初志而
親見黎民徧德之休也嗚呼痛哉雍正十三年八月己
丑
皇考崩
聖壽五十有八乾隆二年三月庚寅葬

泰陵小子謹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

天行健運而不息陰陽甄陶萬殊一則惟

聖時憲建極宜民其用曷先曰義與仁當豐而亨蔀亦

潛滋既大且豫必戒其隨

皇帝繼序履盛持盈日暄雨潤雷動風行

皇天所付惟此嘉師

四聖容保予承予依曰予作君在厚其生其灾其害我躬

是膺曰予作師在正其德其薄其須我躬之忒設監置牧惟民之安苟非其人慮為民殘心膂股肱信賢不貳庶司百吏開誠以示片言必録小善必登耳提面命無或荒寧官箴之敗交以賄成賢奸可易白黑可更植黨背公譸張譎誑上下相蒙斯民曷望重增秩禄用絶苞苴私塗既閉邦經可臚旌廉擢能俾欽俾慕誅恣懲貪俾愧俾寤九官承式庶事寡衍大府整躬百城晏眡敬刑明罰亂獄無滋歳會月要出納無欺救荒拯溺家沾

戶浹增防浚川役均廩給興禮明教以示之則禁暴詰姦以除其慝煌煌

帝京政肅風清豪強屏息奸宄潛形博戲鬬毆鶉蟋雞柵奇技淫聲兒童莫識近自畿甸周於海隅山行野宿刁柝無虞曷占政成官稱其職曷占民安鼓腹作息

皇帝致治身為表儀由中達外誠一無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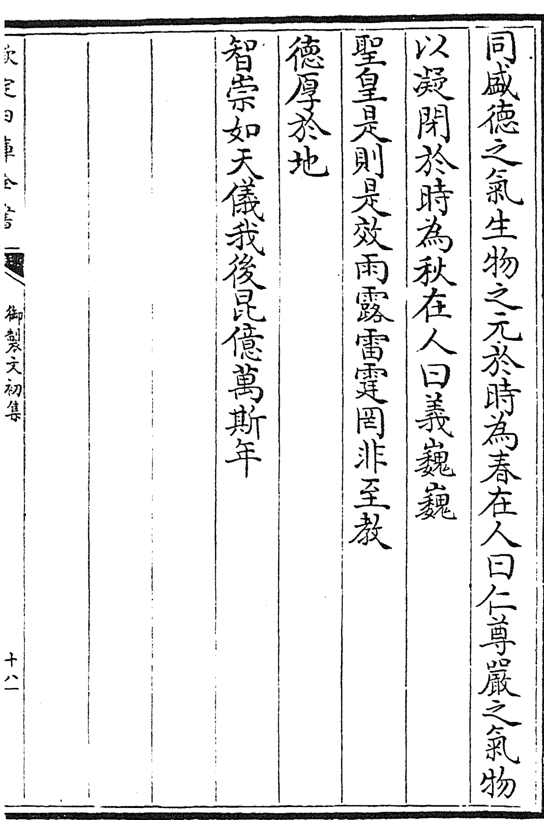
郊

廟明禋洞洞屬屬

闕廷涖政雍雍穆穆大孝備矣昭哉嗣服眷舊親賢久而彌篤近承德意遠樹風聲父勉其子弟祗其兄未明求衣日昃不食一日萬幾是匡是飭

天現其光珠聯璧合地效其靈河清川翕畝穗叢歧陵芝結紐鳳翽麟遊近在郊棷

皇帝曰咨毋安毋豫我君我臣惟戒惟懼遇灾而懼灾可為祥以祥為常志將日荒重道崇文德心是懋張皇六師武不敢究天衢如砥萬國朝宗開我明堂四裔來



同威德之氣生物之元於時為春在人曰仁尊嚴之氣物以凝閉於時為秋在人曰義巍巍
聖皇是則是效雨露雷霆罔非至教
德厚於地
智崇如天儀我後昆億萬斯年

御製文初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五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六

碑文

文廟碑文

天生烝民若有恒性人道立焉亶生聰明神聖作之君作之師以厚其生以正其德綱常之所以不墜倫類之所以相維相保於天地間者斯焉是賴古聖皇繼天立極君師之道兼隆賢乎尚矣繼是以來雖代有君而克

盡其為君之道者盖寡若夫同天地亘今古繼往聖開来
世特立為師之道於宇宙間者則惟我
先師孔子一人敬維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祖述憲章垂教萬世使後之帝王
建極綏猷得有所遵循以求治法道法之大全由之則
治悖之則亂大哉
孔子功參乎覆載明並乎日月生民以来未有盛焉者
也我

列祖撫御寰區敘彛倫明禮樂誠民阜俗一惟
孔子所傳之大經大法是矩是式微言奧義悉推闡而
表章之統緒相承心源符契欽敬追崇之盛典超越往
代具在彛章予小子懋學書闈景行志切逮寅承丕緒
祗奉
先猷夙夜兢兢繹思聖道越乾隆三年季春上日躬釋
奠於
先師前期飭官庀材崇飾廟貌特命大成殿大成門覆

以黄瓦崇聖祠覆以緑瓦稱朕慕道崇師至意記曰禮時為大宜次之稱次之先王之制禮也順於鬼神合於人心惟其稱而已太學者帝王尊師之地盡禮備物以明尊也稱其德而不為過宜莫大焉抑非以炫耳目之觀也欽崇至道敷政教以淑羣黎法

祖隆

師罔敢或斁俾薄海内外無一夫不與被

聖人之澤斯朕志也夫乾隆四年己未用允廷臣之請

勅文紀事以垂示於奕世系以詩曰

於昭道統淵源三五

至聖挺生立極萬古贊修刪定為帝王師天地悠久斯

文在茲惟我

祖

宗惇崇典禮爰謁林廟爰封祖禰予膺鴻緒纂憲是承

釋奠視學大斯鼓徵萬仞宮墻圜橋首善笙鏞斯陳俎

豆斯薦眈眈翼翼鳥革翬飛制符宸居金碧流輝丕煥

宏模神明所宅玉振金聲永揚教澤式貺兆庶式育才賢光宣文治億萬斯年

重建泰山神廟碑文

國家秩祀之典方望實惟最重而泰山為五嶽宗長功用顯彰為德尤盛廟貌之在山巔者歷有年所𩂯乎邈矣欝攸不戒宜用鼎新粤以乾隆六年特遣專官董建靈宇殿庭廊廡門序觀闕崇閎壯麗鳥斯革翬斯飛耽耽翼翼琉璃丹碧輝映日星黼座璇題像設神御穆然其容

笵金惟肖山半為香亭寶帊中峙覆以重簷載陟斯憩
輿仰止焉鳩役庀材胥出內帑公旬不勞經費不損凡
土木之工若干閱期有六旬而竣朕惟岱為方岳昉於
虞書列於禹貢紀於周官詳於春秋傳蓋河泲淮海川
瀆環滙扶輿積高之氣磅礴蘊結靈淑鍾萃蔚為神皋
奠坤維而翊天縡方位屬震盛德在木得造化生生之
元故觸石出雲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功至仁也澤至溥
也我

列祖撫一海寓懷保烝黎一體天地大生廣生之心為
神人主明德馨香
神庥昭格予一人寅承基緒夙夜兢兢事神保民罔不
祗肅彼登封告成刻石紀號金泥玉檢往牒所誇矯誣
侈大之事繄寡昧所不敢知而人寧方夏阜殖羣生俾
庶而富俾壽而臧尚其恵邀嘉貺錫羨介祉以篤我國
家無疆之慶則所以崇禮展敬揭虔妥靈其何敢後焉
爰勒詞琬琰昭示永永系以銘曰

巖巖泰山駿極于天有虞肆覲肇祀用虔牲幣祝號秩視三公匪僭匪瀆曰以報功伊

神之功霖雨萬國載生載殖食我

神力春也其時仁也其德體乾之元以立坤極奕奕新廟穹崻層霄易陶以金以禦剛飈雲生桂棟雨挾松濤俯瞰榑桑日觀岧嶤雕甍珠網鋪金墄玉紫殿靚深黼扆端穆月馭星軿林霏馥郁靈貺孔時錫茲介福降神毓秀賢哲克生時暘時雨百穀以成陋彼陟封七十二

代成民致神往訓是佩肸蠁斯通鑒格斯在祇薦明禋
於萬千載

安佑宮碑文

序昭穆以祀其先祖有功而宗有德建報本之義為萬
古之經者宗廟之制三代以上即有之繼人之志述人
之事者所當謹也設裳衣以如其生朔有酌而望有獻
盡事親之禮抒不匱之思者原廟之制西漢以来始有
之繼人之志述人之事者弗敢廢也後世神御殿亦猶

漢原廟之義耶然漢之原廟不過月出衣冠一遊耳至宋之時乃有神御之名葢奉安列朝御容所也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千其視漢為已備矣而崇建徧郡國奉祀或禪院識者多議其非禮焉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在位六十餘年恩澤旁覃僻邑窮谷圓頂方趾之衆飲其德而不知子孫臣庶躬被教育者宜其謳歌慨慕而無已思也是以雍正元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謹就大内壽皇殿奉安

御容朔望瞻禮牲新時薦而於
皇祖所幸暢春園亦陳薦如禮非輕為此創舉也我
皇祖有非常之澤及天下是以
皇考合天下之情亦以非常之禮報之有漢宋備物備
禮之誠而無宋代徧及郡國祀緐致褻之譏也予小子
嬛嬛在疚顧諟
皇考之陟降勑明旦凛紹庭良法美政布在方冊者謹
守而弗敢失既就壽皇殿東室虔奉

皇考御容以配

皇祖念茲圓明園我

皇考向日遊觀在囿在沼之地也其何忍恝視爰擇爽

塏之地具殿廡之規為室九敬奉

皇祖御容於中奉

皇考配東一室匪惟予小子罔極之思羹墻之慕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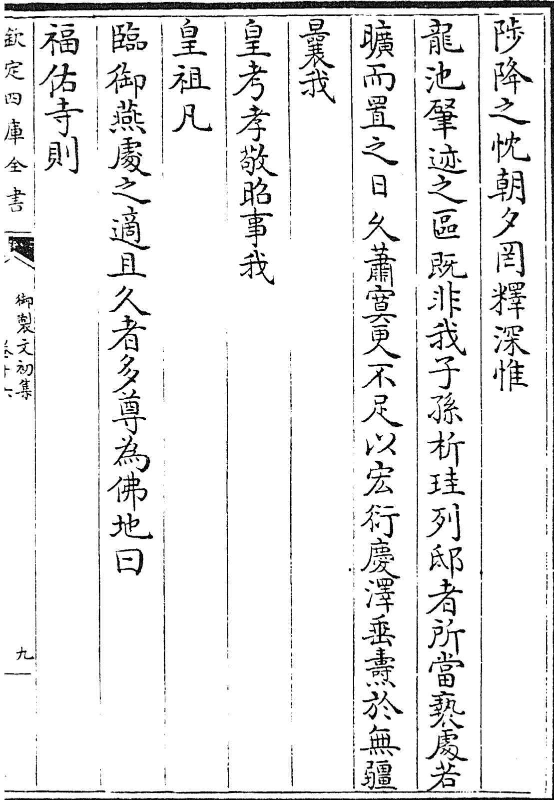
稍抒亦欲使後世子孫凜覲揚之志勤堂構之基所謂

禮以義起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鳩工於乾隆庚申而蒇

事於癸亥所司以碑文請乃序其事如左而繫之以詩
懿兹苑囿
皇考所作土階茅茨遵堯之約 匪誇丹艧有甯谿壑匪
沸管絃有唳雲鶴詎美之求惟
聖所樂我龍受之中 心惕若宅是廣居九有是度
祖武斯繩宏規敢畧爰相其地載斟載酌爰創其模載
經載落廟貌巖巖堂皇綽綽有閑旅楹有梴松桷周之
以郛其郛嶽嶽環之以池其池滮滮其水何有鳶飛魚

躍其宇何有綱軒珠箔
神御孔安心乎莫莫来覲来齋曰望曰朔於萬斯年予
誠永託
雍和宫碑文
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肇封於雍邸在京師艮維與太學左
右相望迨
紹纘大統正位宸極爰命舊第曰雍和宫設官置守豊

宇聿飾無增於昔示弗忘也越歲乙夘弗弔昊天
龍馭上賓攀髯莫逮維時喪儀具展禮當奉移念斯地
為
皇考藩潛所御攸躋攸寧幾三十年
神爽憑依倘眷顧是迴即殿宇而飭新之以奉
梓宮易覆黄瓦式廓門屏櫺星綽楔規制畧備洎
山陵禮成於此敬安
神御歲時展禮至於今十稔予小子紹庭



陟降之忱朝夕罔斁深惟
龍池肇迹之區既非我子孫析珪列邸者所當褻處若
曠而置之日久蕭寞更不足以宏衍慶澤垂壽於無疆
曩我
皇考孝敬昭事我
皇祖凡
臨御燕處之適且久者多尊為佛地曰
福佑寺則

沖齡育德之所也曰

恩佑寺則

昺成陟方之次也永懷

成憲厥有舊章而稽之往古修真本唐高龍躍之宮慈

慶乃渭水慶善之宅宋則祥符錫慶祠號景靈咸因在

潛之居實曰神明之隩後先一揆今昔同符是用寫境

祇林莊嚴法相香幢寶綱夕唄晨鐘選高行梵僧居焉

以示蠲明至潔也以昭崇奉至嚴也以介福釐至厚也

我

皇考向究宗乘證涅槃三昧成無上正等正覺施洽萬有澤流塵劫帝釋能仁現真實相羣生托命於是焉在豈特表範睟容為章淨域已哉予小子瞻仰之餘間一留止緬憶過庭怵惕興慕敬勒石以記系以頌曰於皇

皇考禔福無疆奕奕朱邸積慶流長

乘六以御茲焉發祥時雍協和

聖謨孔彰其一

鼎成於湖

神御攸奠陟降在天

聖靈式眷愾乎斯聞僾乎斯見超宋景靈邁唐慶善其二

懿彼淨覺廣樹良因澄圓性海般若通津慧燈普照法

寶常新敷華玉地轉躍金輪其三 剏是丹宮

藩封拜

賜載寢載興凝禧集瑞人世香臺梵天忉利擁吉祥雲

開歡喜地其四標新福界冥契慈緣鴈堂集侶鹿苑棲禪香華送雨貝葉霏煙

雲車風馬歆顧珠筵其五仰惟

聖德昊天罔極以妙明心運大願力孰為權應孰為真實無去無住歷化千億其六慈雲廣蔭甘霔長濡入涅槃海繫如意珠恒沙大千共味醍醐不可思議決髓淪膚其七灼灼靈儀巍巍瑞相言瞻言依徘徊惻愴十地四天

鴻恩融暢盡未来際永資

慈眖其八

闡福寺碑文

太液池之北有亭五翼然臨於水裔玉蝀前横瓊島東抱波光埯影淪漣映帶亭之北綴以閒館爽塏軒豁葢仍前明之舊康熙中

皇祖臨駐西苑常奉

太皇太后避暑於此後以其地奉安

仙馭几筵遂相沿為内廷遷次之所越乾隆七年肇

先蠶壇於液池東北隅相距甚邇
聖母皇太后以繭館戚儀宜致蠲潔
命改建佛宇朕遵
懿旨爰出內帑勅將作葺其舊址畧為崇飾寶坊傑豎
香刹雙標用如幻金剛三昧造大法像高丈六者三倍
之而贏具慈悲性有大威神構層簷以覆之珠網璇題
金碧照耀冠於禁城諸刹上為
慈聖祝釐下為海宇蒼生祈祐始事於乾隆乙丑三月

越明年八月告成因名之曰闡福思自無始劫来生人生物凡諸福德各各具有亦各具足而彼衆生芸芸㝠㝠惟以各得所欲為福未得求得已得求益無有饜足為嗔為忮為忌為殺窮劫相尋展轉纏縛時維因陀羅秉南面權廓紘恢綱約以皇度馭以禁憲沐以膏澤浸以醇醲敷錫多福於有生衆俾有生衆善根深固一心信嚮正知正見屏諸邪雜咸得福慶安樂老壽滿所願欲如其弗祗弗延廼背而馳式抵大戾備諸苦惱亦其

自取大慈氏發洪誓願施無畏力拯諸厄難隨聲赴感一時普度拔去孽根頓生福慧孽緣淨盡福應備臻於其本来了無欠缺要知法王非以己福施彼衆生亦非别能於彼衆生有所增益凡此諸福衆生自有亦各具足能仁慈悲遂得普度古聖帝明王斂福錫福其亦有同於此也耶乃闡其義而說頌言

一切有為法不能造諸福能受諸福者皈依法王力譬坐暗室中迷悶不得出忽遇大力人闢門開四牖因得

大光明此大光明相非藉他目見又如沉巨海飄泊無邊底忽遇大慈航脫離惡濁浪及登彼岸已乃適得本来告爾種福因衆生性具足迷惑不自知種種成顛倒願依法王力恒河沙衆生乃至未来劫自性悉清淨各各受諸福恒河沙衆生所受諸福德同一清淨性是為福德聚

重修大覺寺碑文

朕惟聖王御世宏濟羣生其與慈氏能仁普利人天功

德不可思議迹雖殊而心源則一佛經所云過去諸佛往往示現轉輪以世法乂安天下復以宗旨接引諸方延續慧命者葢祇期萬善之同歸而已我

皇考福慧兩足鏡智圓明自潛邸時深究宗乘證悟無上了義

御極撫辰海内清和咸理乃於

幾暇選序古德語錄開示津梁仰惟

大慈悲父廣種善根凡梵宇琳宫曾施功德皆不啻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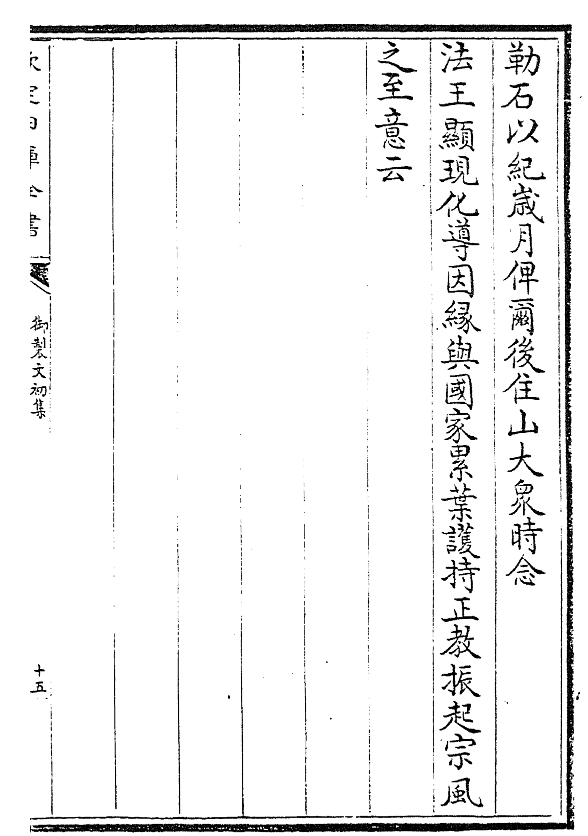
来身坐道場而歴劫四衆並應莊嚴擁護瞻禮發心者也朕因詣龍潭近望西峯藍若大覺寺者金清水院故址明以靈泉寺更名運謝禪安蔚為古刹康熙庚子之歲

皇考以僧性音參學有得俾往住持丈室

御製碑文以寵之及圓寂歸宗復命其徒建塔於此

慈恩眷顧

聖蹟攸昭而積歲滋久丹雘剥落爰加修葺工既告竣



勒石以紀歲月俾爾後住山大衆時念
法王顯現化導因緣與國家累葉護持正教振起宗風
之至意云

御製文初集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温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七至十九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六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七

碑文

重建鐘樓碑記

皇城地安門之北有飛簷傑閣翼如煥如者為鼓樓樓稍北崇基並峙者為鐘樓其来舊矣而鐘樓亟燬於火遂廢弗葺治朕惟神京陸海地大物博通闤別隧黎庶阜殷夫物厖則識紛非有器齊壹之無以示晨昏之節

器鉅則用廣非藉樓表式之無以肅遠近之觀且二樓相望為紫禁後護當五夜嚴更九衢啓曙景鐘發聲與宮壺之刻漏周廬之鈴㯹疾徐相應清宵氣肅輕飈遠颺都城内外十有餘里莫不聳聽仿挈壺雞人之遺制宵衣待漏均有警焉爰飭所司重加經度基仍舊址構用新製凡柱杌楝櫰之用悉甃以瓴石俾規制與鼓樓相稱經始於乾隆十年閱二年工竣所司請紀之石以式於後夫春秋之義興作必書矧兹樓之成昭物軌定

衆志體國誠民著在令典脩而舉之以重其事弗可以
已也乃為之銘曰
鳧氏賦形鼓盪元音體乾作則為圜為金式鎔九乳儆
壹衆心啓閉出入罔敢不欽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洪鐘
萬鈞司寤所職鏗以立號協於箭刻巍樓高緪乘風屴
[illegible]昔罹欝攸久廢不脩洛彼工師審揆其由木母火子
長風颼飂鼓之則熾匪藉人謀聿規新制瓴墌比次巧
斲山骨輸我匠契尺木不階屹然巨麗拔地切雲穹窿

四際岌嶪崢嶸金觚繡甍鳥革翬飛震耀華鯨不寵不
檝桐魚應聲偕是雷鼓鏜鞈砰訇宣養九德振肅庶類
作息以時品物咸遂以器節時以時出治宵旰攸資亦
宣堙滯聲與政通碩大龎洪正宮堂皇元氣昭融導和
利用鑾聽達聰億萬斯年揚我仁風

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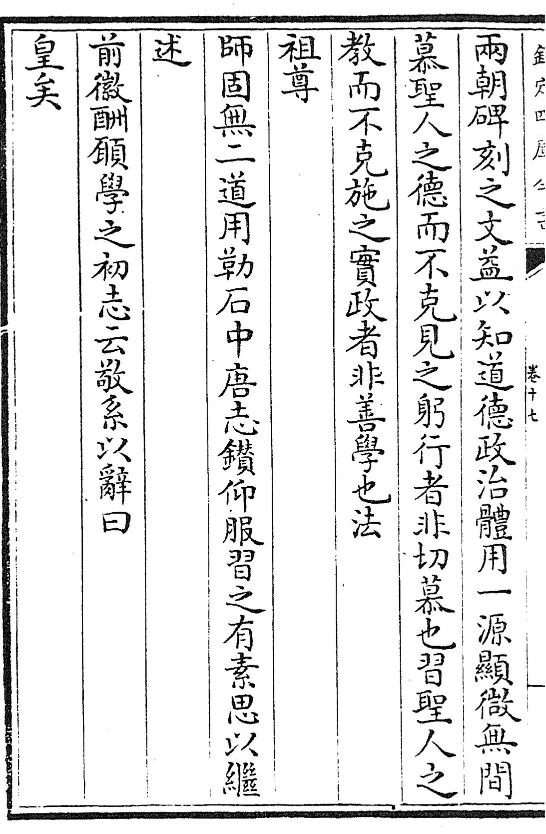
孔廟碑文

朕惟

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脩明六籍垂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蘊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後之為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之所由以叙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以昭宣布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聖人之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殿廷盛典
裔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應
章顯實由心源孚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
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
服膺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
荷

天庥海宇乂安用舉時巡之典道鑾旬歷齊魯登
夫子廟堂躬親盥獻瞻仰睟儀展敬林墓徘徊杏壇循
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愾乎若接夫聞聖人之
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況親陟降其庭觀
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
焉而弗能自已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
臣民率由至道敷教澤於無疆顧德弗類於東巡焉恭
繹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慕聖人之德而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聖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
師固無二道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述
前徽酬顧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
皇矣

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祖述憲章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遞嬗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泱泱東海巖巖岱宗於穆聖德疇與絜崇巍乎聖功疇與比隆循之則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師過魯祠牢炎祚開基宮墉翼翼魯壁金絲蒼檜鬱鬱殿楹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達天探脉道要孚契心源豐碑虬護巨榜鸞

鶱上繼三五一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先型時邁自東
祇謁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聲若弗克見時彈予誠見
聖匪艱由聖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亦既莅止觀止
是歎摛辭表志乾隆戊辰

菩薩頂碑文

蓋聞青鴛建刹須彌垂蘭若之規白馬馱經洛下記伽
藍之始演龍華於印度輪轉蜂臺廣象教於閻浮鐙傳
鵲苑矧檀神臯之名勝尤瞻佛地之崇嚴五臺菩薩頂

者叶斗標靈虎陽結秀王舍城之宮闢白玉為階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布地溯化城之初啓原法像之由来厥有名緇親瞻鬘蓋寶珠五髻燦天半之圓光瓔珞千花示雲中之妙相於是蓮趺玉座號曰真容貝樹銀龕傳為靈蹟我

聖祖仁皇帝躬探道妙心會真如停

仙仗於青峯賁

宸章於紫碣廓十方之淨境蓮界增輝振三要之宗風

栴林煥彩朕欽承
祖德仰祝
慈禧乃因清宴之期特舉遊巡之典鳴鑾靈嶽領物外
之烟霞駐蹕精藍棲空中之唄讃繞砌則一花寳樹影
拂經幢環庭而八水香池聲凝梵磬攬兹聖蹟恍陟金
沙顧此禪棲宜新珠緭稍更位置益整規模轉初地之
幡風重燃慧炬散諸天之花雨再現曇雲庶使蒼蔔長
芬苾芻競集狻猊坐處宏開了了之門龍象行時共入

如如之室用鐫貞石永煥仙都

殊像寺碑文

蓋聞鐘函九乳輪王開說法之臺樹散千香菩薩啓經行之室鹿野仙人之苑白玉為階馬鳴花氏之城絳雲成蓋是以葱河既渡聿垂象教之莊嚴蘭若繁興共表鶖摩之願力五臺殊像寺者音標紫塞秀聳蒼巖曼殊演教之場栴檀繞錫方廣化身之所簷蔔垂欄依初地之清涼踞中臺之名勝蓮趺妙相玉毫騰五髻之輝柰

苑神工金界煥雙林之色晩漲浮杯之浪般若泉清晨
飛補衲之雲梵仙山碧洵安禪之奥境誠選佛之靈區
康熙三十七年
皇祖仁皇帝臨幸名山鼎新舊剎水晶淨域瞻烏革之
凌霄金粟豐碑仰
龍章之麗日廼以六輪風轉四紀星移經壇之紫翠依
然畫壁之丹青非故朕以省方之次選勝招提駐蹕之
餘叅元止觀淵宣遊於

祖武迓景福於

慈闈爰發金泉重脩琳宇丹楹載啓紺榭還新五色琉璃光暎鴿王之座七重竹樹香霏獅子之園庶幾法鼓宏宣慈燈普照應真五百再留餌菊之蹤沙界三千復見拈華之教用鐫勝果永紀貞珉

演教寺碑文

宇内名山形勢皆以中峯為尊勝仙佛化現常安立道場此四臺所以環拱中臺而建剎表名獨以是為曼殊

演教之區也夫菩薩之欲度脫衆生與聖賢之欲垂教萬世道不同而心則一但菩薩常顯示神變以警衆發心故說法度世無有窮盡華嚴謂東北方有清涼山文殊師利常在其中而演說法文殊亦嘗語舍利弗吾能持一切草樹無心之物變相說法皆令如佛今臺南谷中清涼石舊傳有梵僧說法其上即之則失後人因目為曼殊牀然則大士演教無生滅相法身圓對以不聞聞則無言無說而聲震大千入此寺者真入不二法門

矣朕詣寺瞻禮恭誦
聖祖御製碑文謂靈秀所鍾中臺尤異故知吉祥萬衆常行道於此爰命重葺而文以證明之

望海寺碑文

慈氏以性海為萬法之宗故息心淨行必窮極海藏超證圓通乃為深入佛海衆生緣未成熟則皆以津筏濟渡令到彼岸學人勤苦精進以求證入固瞻望覺海而未測究竟者也東臺之峯與寺並以望海名志稱東望

大海如波若鏡葢盪雲沃日之觀境固然已朕命脩葺此寺因思即境徵名是世諦非義諦也夫佛說國土如恒河沙皆依華藏世界海住國土無量海葢無量今踞一峯之頂瞻望一隅遂以是為大觀而即藉以表佛刹之號乎象教流入震旦緣盛於東東臺那羅延窟經云是菩薩住處天龍八部圍繞供養則海會即在山中瞻謁曼殊者但當於此尋源東望滄溟猶墮見網昔

聖祖駐蹕茲山諸寺皆降

御筆而茲寺獨顏以般若原可循本而悟真詮矣

普濟寺碑文

五臺按方嶽峙而山勢北聳即東西中三臺皆偏近於北惟南臺正居丁位近接關城于入山為初地聖真應化靈蹟實多蓋象教遍四天下大乘氣象獨見南洲於此焉悟之矣清涼氷雪之窟山陽則葩卉欣榮峯攢錦繡琳宮華藏天與莊嚴普濟寺者建自宋時

聖祖巡幸特命鼎新歷今六十餘載朕恭奉

皇太后瞻禮曼殊重繕完而丹雘之夫能仁度世固將施洽羣有而室利行願廣大出生一切菩薩功德滅除衆生無量苦惱人天瞻仰靡證善因此普濟之功也至於根極慧命護持正法用以祝釐資福上介慈闈下覃黎庶則朕之此舉猶先朝之志焉抑豈擬金閣螺城之幻化飾龍宮玉像之奇觀也哉已事而竣因勒石以紀歲月

法雷寺碑文

西臺舊名栲栳山危磴緣雲蠡旋箕織厰狀肖焉五峯各表嘉名若以栲栳之稱之過質也則易之曰挂月唐建法雷寺頹廢久矣康熙二十二年與諸寺同奉勅脩復甲子既周金雘改色朕咸葺而新之夫佛固西方聖人其徒行化中國常以西土為歸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雖不必執著西臺尋覓消息而西来大意正可當境有省昔如来唱導羣迷師吼雷音徧十方界文殊立光音天説法魔宫振裂惡道休息然則法雷

之震歷劫並應警動又况指月妙諦傳自楞嚴登禮至此不隨在皆可證入乎朕以聖王之法治天下而於法王之法蚤承

先訓深契淨因故推演至義為大衆津梁凡欲萬善同歸永資福祐云爾

靈應寺碑文

北臺髙出四臺之上夌薄斗杓故峯以叶斗名世傳龍窟所在雪罨氷封風勢尤烈臺麓纖蘿微動即其上噫

氣鼓怒行者率裹足朕將詣靈應寺瞻禮從臣多以風

為解且謂

聖祖臨幸未嘗登此朕讀

御製清涼諸詩有北臺眺望之作則當日登臨已有確據且致虔祝蹔亦未敢以道險辭也爰約飭騎從盤雲造天炷香金像已周覽八荒窮盡沙界羣山部婁時露頂雲霧中若俛滄海而辨島嶼于時山氣暄融氷雪滋液從者並如挾纊風亦閒作殊不如向者所云因嘆險

阻之境固時有不常有事可以理斷而數典尤足以證之則一舉足而紹聞之義著矣寺為康熙癸亥年脩茲復葺而新之住山禪侶覲朕此行其共發勇猛精進心得大安隱而超悟最上乘乎

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五后纉承創守佑啓亦惟是二三藎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丕丕基罔有蘖芽罔不煦

嫗長養游於大當粵有金川莎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搆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疆吏吏曰募之不圖豈其視為甌脱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慓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憫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義同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畧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不

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

禡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略酒以行天日和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覩聳躍罔不忭喜謂露布之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越劒閣絶川江凌桃關之巇徑天射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誡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其曉征夜眠至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畧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者恩威既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户庭過部伍於衽席奸酋授首軍聲

大振復以巨礮擊其碉堅碉以摧將佚諸軍之集槁其中堅而番酋駭瞿駾喙稽首請降經畧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久或渝且借焉慮不允所請朕惟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而盡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汚我斧也於是經畧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巳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罙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夕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

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漠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畧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於帷幄衡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凛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庶幾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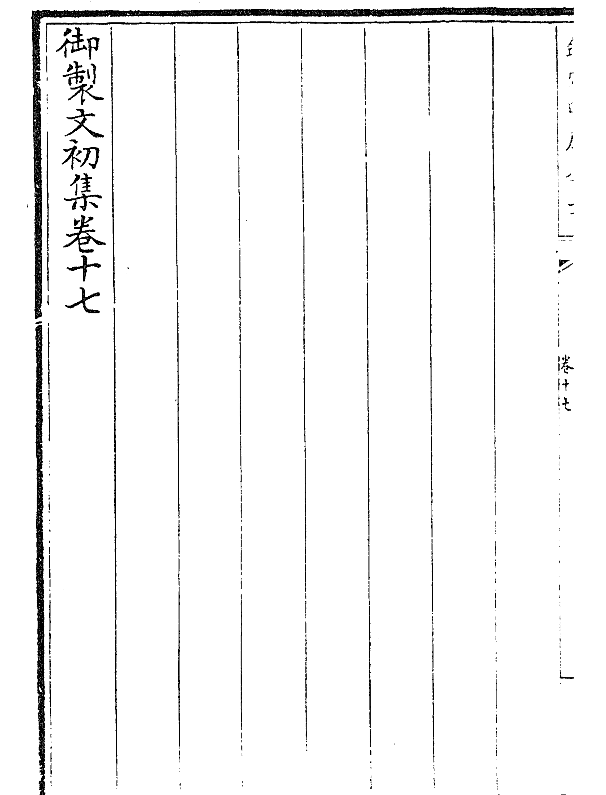
垂則乎乃系之辭曰

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縻有誨而諄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義於仁　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豨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厥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紓玁狁之故我張我伐玁狁之故　我師既集賊亦相持匪敢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敉功稍稽賊益以狂恣

臂當車罪臣既誅以徇我師朕洛於恒汝往視之　朕洛於恒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于役將兹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羆其心金石何敵弗摧何攻弗克濟以汝忠奏捷頃刻　恒拜稽首臣敢弗夔既禡既宜師出于京師出于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迺驚謂自天降　惟彼攸恃曰良爾吉以偵以諜如鬼如蜮其情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碉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　其

潛弗出乃旦夕延将𪗋我軍披其中堅大𧺝大膊期目之前彼乃窮慼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內袒羊牽　赳赳鍾琪乃度之𢡱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携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　七縱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于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逮歸黄閣左右賛襄休養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既揚無疆惟慶



御製文初集卷十七